

FUSANGXUJI FUSANGXUJI FUSANGXUJI

扶桑续记

● 林林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 林 林 著

扶桑续记

敬文堂



百花文艺出版社

扶桑续记

林林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 787×960 毫米 1/32 印张 8½ 插页 3 字数 134000

1996年11月第1版 1996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 7-5306-2319-2/I·2060

定价:10.30元

目 录

日本三大古典俳人小记·····	1
谈谈日本近代俳论的发展·····	20
鹰羽狩行俳句选译·····	28
《金子兜太俳句选译》序·····	39
佐藤和夫《菜花能否移植》序·····	42
寻钟声的余韵·····	46
——俳句学习笔记	
俳句与汉诗·····	62
从汉诗到汉俳·····	72
禅与汉诗·俳句·····	79
柳田圣山《沙门良宽》序·····	88
贺良宽诗碑落成·····	94
古迹·歌碑·····	96
——大伴家持短歌 11 首	
读《万叶集》札记二题·····	102

多彩多姿的个性·····	113
——读《汉译日本现代短歌》	
加藤周一短歌译作 14 首·····	117
光大古诗缘·····	120
——棚桥篁峰《汉诗作法》序	
缅怀井上靖先生·····	123
和善乐观的人·····	135
——怀念宫川寅雄先生	
有吉佐和子《死神悄悄来临》序·····	141
日本文学研究的新成果·····	144
——读叶渭渠著《日本古代文学思潮史》	
刘振瀛《日本文学论集》序·····	152
马兴国《中国古典小说与日本文学》序·····	159
刘德有《战后日语新探》序·····	163
漫谈日本随笔文学·····	167
日本漫画·····	172
东山魁夷画赞·····	176
祈求和平的艺术·····	185
——祝平山郁夫画展	
首创京剧交流样式·····	190
——真山美保《坂本龙马》	
殉道者千利休·····	193

吃茶去!	196
松山文学漫步	199
——有关正冈子规和夏目漱石的遗迹	
冲绳行	203
东京神保町的书店群	207

扶桑吟草

诗

望富士山	215
盲圣鉴真登陆	215
琵琶会	216
参观正仓院	216
参观北斋纪念馆	216
题北斋浮士绘《在神奈川浪涛里》	216
隐元豆	217
论广岛	217
读水原秋樱子《残钟》	217
咏樱	218
春日绝句	218
别府行	220
怀土岐善麻吕翁	220
谒大野林火翁句碑	221
致松崎铁之介先生	221
幸作俳人客	222

谢赠诗词集·····	222
赠柳田圣山会长·····	222
致潮田春苑诗家·····	222
咏池田大作摄影展·····	223
高山辰雄画赞·····	223
西湖诗会·····	223
咏诗僧·····	224
京都杂咏·····	225

词

赠东山魁夷画师·····	227
国庆节陪中岛健藏先生游颐和园·····	227
致松山芭蕾舞团·····	228
纪念松村谦三先生·····	228
咏《镜狮子》·····	229
怀山本健吉先生·····	229
赠长谷川泉教授·····	230
送天儿慧教授回琉球大学·····	230

短歌

致定型诗人团·····	231
熊猫画·····	231
扶杖·····	232
凭吊大伴家持·····	232
竹风友情·····	233
志贺直哉旧居·····	233

梅开太宰府.....	234
樱花树下.....	235
游十里滨.....	235
不觉.....	235
祝《屈原》公演.....	236
花道美.....	237

汉俳

迎俳人.....	239
扫鉴真墓.....	239
四月之旅.....	241
八月之旅.....	244
怀古录.....	245
作家礼赞.....	248
《四川好人》观后.....	253
听歌.....	254
访德岛.....	254
函馆.....	256
长野风韵.....	256
秩父行.....	258
游冈山后乐园.....	260
写在色纸上.....	261

后记.....	265
---------	-----

日本三大古典俳人小记

松尾芭蕉

俳圣松尾芭蕉的生平与作品,我在《日本古典俳句选》(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有所介绍。本文是应日本长野县与更埴市日中友好协会的邀请,参加第六次全国俳句大会的讲稿。

1989年8月中旬

我敬爱俳圣松尾芭蕉(1644~1694),在我的书房里供奉着他的雕像,陈列着他的著作。我拜读过他的俳句,也访问过他旅行过的几个地方,觉得他所经历的世界,非常宽阔,我只能从个别角度,在这里,谈点浅学的理会。这几年来,我不仅学习欣赏他的诗心,而且从他那里理解日本文化。他在《笈之小文》中“风雅之道”里说过:“在西行^①的和

① 西行(1118~1190)歌僧,著有《山家集》。

歌，宗祇^①的连歌，雪舟^②的绘画，利休^③的茶道，所贯通的是一个道理。”从这条脉络看来，可以说芭蕉的俳谐是继承他们的。名作家川端康成把这脉络追溯更早，他说：“紫式部^④有一颗可以流贯到芭蕉的日本心。”这是因为他们都具有日本文化风格的高度。的确，日本古典文学的传统，富有民族美学的特质，根基雄厚，当然它的特质也会随时代而进展的。

芭蕉是位纪行诗文大师，他热爱自然，热爱人生，将自然美升华为艺术美，他抱着风雅之诚（在真情），把人生托在旅途上，不惜死在旅途上，好像西行上人一般。什么偏僻的山野、河流、战场、墓地、寺院……等等，无所不到，岁暮时也还戴着草笠，穿着芒鞋。他又勤于笔耕，留下了名著五册纪行书，连句七部集等。

这次着重拜读芭蕉的《更科纪行》，了解他为赏月来到更埴市舍姨山的经过，特别再度欣赏他的名句：

老姬独自泣，愁容赏月友。

① 宗祇（？～1502）连歌师，著作颇丰。

② 雪舟等杨（1420～1506），曾访华，画僧，擅长水墨山水画。

③ 利休即千利休（1522～1591），创“和敬清寂”的茶道。

④ 紫式部（生卒年不详），名著《源氏物语》作者。

这名句，像一幅名画，月圆之下，浮现被抛弃的愁容悲泣的老妇，成为赏月的朋友。从这场面，想象到芭蕉当时的仁爱心肠，并敬佩他非凡的诗艺，真与幻，景与情，美妙和谐。我读了不少芭蕉咏月的秀句，总不如这一句，深受感动。

与汉诗人比较

芭蕉有三次大旅行，首次约八个月，第二次共十个多月，最后一次约一年的时日。曾表示过他不计旅行辛苦的决心，在首次《野曝纪行》的第一首俳句中写着：

此身或将曝荒原，风吹入骨寒。

后来在旅途病倒，转入大阪门人的家里，临终前四日，还切望于风雅，吟下最后名句：

旅中正卧病，梦绕荒野行。

像芭蕉这样排除当时社会的庸俗，具有孤高的精神，德性的涵养，漂泊的美学，风雅的情操，以及类似他的经历与作品，在中国较难找出什么诗人来作比较。芭蕉曾引用过陶渊明的诗句。陶渊明(365~427)的质朴清寂和豪情激扬；对本国历史人物也有歌咏；陶渊明住宅旁边种植五株柳树，自称为五柳先生，与芭蕉庵里种植芭蕉，名字叫做芭蕉，他们同样是轻蔑名利的隐逸诗人。这些有着近似点。但陶渊明没有跋涉长途的旅行。他人品

高尚，写了传世的田园诗，他亲自荷锄耕作，与农民交谈桑麻，是个贪杯的寒士。为了避世乱，设想个理想国“桃花源”。

再说李白所称赞的著名山水诗人谢灵运(385~433)，他却是豪富的贵族，做官不得志，便恣意寻幽探胜，出发时僧人及其他随从达数百人之多。这与芭蕉只有一个门徒随行，大异其趣。芭蕉在《奥州小道》黑羽光寺，写有如下的句子：

遥望夏山拜木屐，开始登程去。

那不过是为旅行象征性拜一下役行者的大木屐，以祈求行脚平安。而谢灵运登山时，却特制木屐，上山时用去掉前齿，下山时用去掉后齿，行动方便，人称谢公屐。每到一处，都要作诗，词藻华丽，留下春景名句：

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

第三讲唐朝的王维(701~761)，他是半官半隐，信佛脱俗，而不离世。他住的蓝田别墅，不知比芭蕉庵阔气多少倍。擅长写田园山水诗，他的《鸟鸣涧》诗：

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

他的诗风清幽孤寂，可与芭蕉的名句作比：

古池塘呀，青蛙跳入水声响。

一个从山鸟鸣涧里，一个从池蛙跳水中，以他们的声音，显出整个环境的寂静，一样富有感染

力。同时，以禅入诗，一般常用“返照”手法。王维有此种诗句：

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芭蕉是曾拜佛顶和尚为师参禅的人，在这类似手法上写《镜中梅》，并以梅自喻，都显出清寂虚空的禅味：

无人探春来，镜里梅自开。

以上所述三人，都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与俳圣芭蕉比较起来，虽不尽相同，但都有令人喜爱的东方诗美。

关于芭蕉的动静观

芭蕉热爱中国文化，博览群书，对汉诗文造诣很深，这从他的言论著作明显可以看得出来。郭沫若先生曾这么说过：芭蕉的个别俳句，来自汉诗，却比那汉诗写得更美，更形象。芭蕉在《虚栗》文中说要“尝李杜的心酒，啜寒山的法粥”。李白有道教色彩，杜甫有儒家风貌，寒山诗僧有禅宗逸致。从这句话，从他的言行著作，不难体会到芭蕉的思想感情有道（尤其是庄子）、儒、佛三种因素。恕我在此不能引证细述。

这里让我试谈关于芭蕉的动静观。动与静，在他生活上与作品上的表现，当然有所差别。一般多是受池蛙这脍炙人口的名句的影响，或因当时审

美观的缘故，把芭蕉的恬淡静寂的一面，当做芭蕉这人的本质和句作的主体，而放弃了其他动的一面。如若从他的旅行精神状态；他的俳论，他说乾坤变化，四季为友；他以无常观观察现实，以至所谓飞花落叶的吟咏，这些都是立足于动的方面。作品中的动静必然互相关联，动中有静，静中有动，这样来看待俳圣，会是较全面些吧？

我来举出一些动态句，那不是青蛙跳入池里的声音，而是刮动得很激烈的秋风的声音：

坟墓也震动，我的哭声似秋风。

芭蕉追悼门人小杉一笑的深情，像秋风把死者的坟墓摇动。这种激情，可说不亚于孔子痛哭弟子颜渊之死。又如：

蝴蝶为白罌粟花，撕下翅膀作纪念。

惜别弟子杜国，自己比做蝴蝶撕下翅膀，也真够痛切之至。像这类句子还有，我就不再举了。芭蕉在旅行途中，总要去探望门徒，师生之情，跃然在句里面。

此外，在途中富士川畔看到弃儿的句子，惻隐之心也是很动人的：

听得猿声悲，秋风又传弃儿啼，谁个最惨凄？

秋 的 名 句

另外，提到芭蕉的静寂淡远的独特情味，我特别爱好他晚期那些秋季的佳作，在诗的感染上对我是深刻的，从这里感受汉和的诗心诗境，到达了一条结合的通道。如：

深秋黄昏，此路无行人。

这是明指静寂的晚秋景色，也是隐喻人生现象已是孤寂的晚秋。寒山有“寒岩深更好，无人行此道”，意趣有些相近。又如：

今秋为何添霜鬓，飞鸟入浮云。

这是作者惊叹漂泊一生，这时年事已高，按陶渊明的意思，倦飞的鸟，本应回巢，但他还飞入缥缈的浮云里去，真是绝唱之作，感人肺腑。再如：

秋深矣！不知邻人做什么事？

深秋时节，旅中孤寂的心情，似乎难以排遣，不禁想起邻人，不知此时作何生计？怎样度日？从这里也可看出对邻人的爱。

我很喜爱与谢芜村的春季秀句，小林一茶的雪景佳作，但更喜爱芭蕉这些深秋的名句。也许是自己对古典诗歌审美的习惯，认为它富有日本美，也有东方美。

最后，我觉得，芭蕉给日本诗史、日本文化留下珍贵的遗产。他的俳论的原理，以真诚的情感，

探索自然与人生的世界,从中进行创作并升华为艺术美,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如果说发扬芭蕉的传统,要从“不易”的根基,树立“流行”的新风,从他的奥州小道,而走进当代繁华的市街,开拓绚丽多姿的现代俳坛,这也许要克服不少的阻力吧?当然人生存在自然中,还是离不开自然的,所以有“天人合一”这名言。

与 谢 芜 村

我死墓碑旁,

亦愿作枯芒。

——芜村《芭蕉翁墓述怀》

芜村与汉诗文

与谢芜村(1716~1783)是继松尾芭蕉的后来人。中国有一句话,“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对于人生事业大有助益,芭蕉就是这一种人。他博览中国汉诗文,又常往本国山村水郭旅游。读书结合实践,提高了认识,便在俳谐上为克服当时俳坛的卑俗气,作句运用了汉诗调,并树立自己的俳论,发展自己的俳风,大放光彩,在俳谐史上建立了丰碑。

芜村以芭蕉为伟大的先师来崇敬,当然会受

芭蕉的影响。在芜村当时，町人社会流行汉诗文，大阪、京都、江户、长崎等地都成立了民间诗社。芜村也如芭蕉似地运用汉诗调，克服当时俳坛的卑俗气，取得俳谐中兴的景象。芜村和芭蕉一样，轻视世俗的名利思想，用心提高俳句的艺术境界。芭蕉的风格守诚克己，芜村的风格则高踏洒脱，各有自己的特色。著名的俳人、歌人、评论家正冈子规（1867～1902）比起芭蕉来更爱芜村，在《俳人芜村》一文中，对芜村的俳句的美，多加赏析，并与门人共同研读芜村的四季俳句，他们对此逐句发言，河东碧梧桐和高滨虚子分别作了记录（见《子规全集》第17卷）。后来水原秋樱子（1892～1979）也同样进行逐句研究（见《水原秋樱子全集》第20、21卷）。

名作家上田秋成（1734～1809）评论芜村是“以假名写诗的诗人”，意思是用假字写汉诗的诗人，指出芜村的特色。他创造了俳句与汉诗同篇的俳诗体，归乡省亲的《春风马堤曲》和《淀和歌》名作，留传至今。这可说是汉诗在传播与流行着的现象。

因为芜村喜爱汉诗文，对汉诗文造诣颇深，所以他的俳句，难免流露出与汉诗人多方面的联系。这里列举三点：

1. 中国诗人、诗作的影响。如俳诗体《淀河